

# 花灘溪畔的弦歌 (上)

張希哲

## ——抗戰時期大學生活回憶——

本刊發行人王成聖兄約我撰文紀述大學生活，因事忙久未應命。今年五月逢我母校政大創校五十週年，六月是我同期室友畢業三十五週年，七月則是對日抗戰四十週年，參加了多次聚會，回首前塵，感慨頗多，思潮起伏不已，乃就記憶所及，並綴以舊存資料，草成本文。

### 抗戰改變了我的志願

我在中學階段，先後就讀於廣東陽江縣立中學（初中）和廣東省立兩陽中學（高中）。從初中至高中一、二年級，我對於數、理、化各科的課程頗感興趣，常常喜歡選購這類參考書研讀，買些器材自己做實驗；原來打算在高中畢業後，投考大學的物理、化學或數學系，希望在這方面繼續研究。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蘆溝橋事變發生，全國軍民一致奮起抗日，青年學生的思想和觀念有了很大的轉變。暑假未滿，我們三年級大部份同學都自動回校籌組戰時工作隊，大家都不肯留在教室裏上課。學校當局爲了助成學生的心願，也同意調配上課時間，使我們能抽出一部份時間來做戰時工作；遇了要下鄉工作離校時間較長，我們便邀請幾位教師同行，隨隊爲我們講課。除了學校的戰時工作隊之外，我個人還在校外參加了「廣東青年抗日先鋒隊」及「廣東青年抗敵同志會」

等幾個組織，並被推選爲幹部之一。所以在高中第三年，我大部份時間都用在戰時民運、宣傳、服務、工作方面。

由於多和民衆接觸，多了解農村社會的實際情形，我對於國家社會有關問題的看法，自己將來報國的願望，乃至個人研究的興趣，在這一年間都有了很大的轉變，常常興起一個念頭，希望能夠較直接、較現實的爲國効力。

民國二十七年七月中旬，我在報紙上看到中央政治學校大學部招生的消息，並在梧州設有考區，以便利兩廣青年投考。我會和幾位同學商議，並邀約他們同往應試；但他們都認爲學校所在地離家鄉太遠，且對全國性的競試無多大把握，均不願參加，只有我一個人前往。由於我在高中三年級對於升學考試毫無準備，是否能夠考取，也不敢存過高的希望。幸好作文題和青年問題有關，史地試題及口試所問的也有不少時事資料，而數、理、化三科，我原來尙有一點根柢，所以考完之後自我檢討，認爲尙可勉強及格。

是年教育部爲了適應戰時環境，解除各地青年來往奔波投考大學的困難，決定統籌辦理全國各大學的招生考試。我查得投考政校的人數衆多，而錄取名額有限，恐怕榜上無名，於是我又參加了教部主辦的大學統一招生考試，就近在廣州考區報名和應試。我當時只填了三個志願，依次是：中山大學教育系、中央大學教育系和國立師範學院教育系。當時的大學聯考，沒有分組的辦法，不論報考那一學系，均考三民主義、國文、英文、數學、史地、理化六科，報考師範學院各系則另加一場口試。作文題目是「師克在和說」，其他各科考題已不復記憶。口試時先問家世、求學經過及爲何要選讀師範學院等問題，然後在預定的幾個題目中抽出一個，立即作幾分鐘演講。我抽到的題目是「我們爲什麼要全民對日抗戰？」由於一年來經常參加戰時工作，對於這個題目，自然是輕而易舉地發揮了一番。從主試人員的表情看來，可以猜到他們對我的口試成績相當滿意，但不知口試成績佔若干成的比例。

九月初旬，兩處先後放榜，我僥倖考取了中央政校和中山大學。經過幾天的考慮，我決定捨近求遠，於九月中旬，辭別家人和戚友，携帶簡單行李，啓程赴重慶就學。

由故鄉赴重慶，先到達廣州，然後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循粵漢鐵路乘火車至武漢，再換乘輪船到重慶，另一條是從公路搭汽車經廣西、貴州，進入四川。採前一條路線較為舒適，但當時武漢已開始疏散，我顧慮到了武漢時，人地生疏，萬一買不到船票，會陷於進退兩難的窘境，所以選擇了後一條途徑：由廣州乘內河輪船至梧州，停了兩天，好不容易才洽妥搭乘一輛殘舊的客貨兩用大卡車。由梧州對岸的戎圩出發，經過廣西的岑溪、鬱林、貴縣、賓陽、宜山、河池、南丹，貴州的獨山、都勻、貴陽、息烽、遵義、桐梓，進入四川的綦江等地，走了五、六天，才到達重慶。這條公路是就各縣原有的鄉村道路和山野小徑擴充連接而成，爲了趕應後方交通急需，一面修築，一面行車，有些地方路基尚未穩固，有幾段橋樑尚未完成，沿途沙塵滾滾，顛簸不堪，尤其是在黔北「吊屍崖」一段，其曲折驚險程度，超過臺灣的蘇花公路、中橫公路數倍。晚間投宿的處所，除貴陽外，其他如貴縣、河池、獨山、桐梓等地，住的不是荒郊逆旅，就是「鷄鳴早看天」式的客棧。回憶到這些地方，也就使人聯想起當年艱苦抗戰的精神。

在重慶住了一天，添購一些衣物和一張棉被，便於次日入校，開始四年大學生活，成爲中央政治學校大學部第十期的一名學生。

## 白鶴林中修煉百天

當時政校大學部設於小溫泉，我們入學時，因爲新建校舍尚未全部竣工，所以新生在白鶴林報到，並跟着在這裏接受約一百天的始業教育。

政校實施的始業教育，在當時各大學中還是一項創舉。其方式和目標與今日各大學的新生訓練雖有相似的地方，但也有很大的差別，如：始業教育時間不是幾天、幾週，而是幾個月；訓練的內容，軍事學科和術科的課程約佔全部課程的一半；且教育的認真、要求之嚴格，好像天天都在磨練我們「苦其心志、勞其筋骨」，「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似的。有人戲謂我們一百天的始業教育，好似修道前的苦煉，不無道理。我個人除了和其他同學一樣接受磨練外，還要加上一苦——天天苦學國語。

軍事訓練的學科課程，從步兵操典到陸海空軍懲罰法，樣樣俱全；術科課程則有班、排、連、基本教練及戰鬥教練、實彈射擊、陣中勤務、夜間演習、野外行軍等等。據教官們說，訓練的內容和水準，與軍官學校學生的入伍訓練相同。軍官學校沒有女生，但我們這一羣裏却有十多位女生。報到後，她們也一樣換上了軍裝，出操的時候，也一樣荷槍，沒有例外。我記得女生隊伍末名的汪惠吉同學，她的身高和步槍差不多，跑步的時候，大家都寄與無可奈何的同情心。

始業教育期滿，仍然繼續實施軍事管理，直至畢業爲止。初期有一部份同學對於按時作息、整理內務、晨早升旗、寢前點名、檢查儀容服裝

等項規定，頗感不耐煩，甚至有少數人認爲在大學裏沒有必要。但時間稍久，大家都知道：實施軍事管理，不在於形式，而在於養成整齊清潔、守法重紀的習慣，刻苦耐勞、迅速確實的精神，協同一致、尊重組織的觀念。這些都是軍校學生的長處，也正是一般大學學生不易做到的地方。校長蔣公期望我政校教育要兼採兩者之長，也就是要實施文武兼備的教育，故軍事訓練和軍事管理均不可少，問題是在如何做到恰好處而能達成文武合一教育的目標。我自己檢討起來，一百天的軍事訓練和四年的軍事管理，對於我日後的個性和生活習慣有很大的影響。

除了軍事課程之外，始業教育的其他課程，大體可歸納爲下面幾類：(1)抗戰情勢及國際形勢，(2)中國革命史及國民黨黨史，(3)總理行誼及校長革命事略，(4)中國歷史文化與立國精神，(5)爲學做人的道理，(6)對大學教育的認識，(7)本校使命、校史、校風、各部門業務概況及重要章則。擔任講述的爲教育長、校務委員、本校教授及校外的學者專家。

有一天，教育部長陳立夫先生蒞校對我們講話，題目是「教育的目的」。他認爲教育的目的，尤其是高等教育的目的，在培養青年自信信道（主義）、自治治事、自育育人、自衛衛國的知識與技能。（他這次演講的綱目和要點，後來納入教育部訂頒的「訓育綱要」中，一直沿用至今。）立夫先生在講到本題之前，先問大家爲什麼要讀大學？爲什麼要讀政校？他說：「教育部主管全國大學，但政校不在教育部主管之內。相信

在場各位一定有不少人今年也考上國立大學的，你們爲什麼不讀其他大學而選讀政校呢？」他這一問，確是問到了大家的內心深處。這問題當時雖然沒有討論，但事後却是大家思考和談論的話題，所以我們的記憶很深。

後來我們找到一份「教育部二十七年國立各院校統一招生錄取一年級新生名單」，經查對後，發現我們第十期同學確是有很多同時考取其他大學而結果選讀政校的。他們是：

考取中央大學的：周策縱、劉濶章、武冠雄、楊之曦（志希）、胡鴻烈、謝君韜、凌楚珣、汪惠吉、向天池、彭開泰、王鑄舜、周示行、段叔良、王月生、周希祖、朱養民、陳茂柏、羅淵祥、汪其俊、陳亮苗、鄭葆琦、伍國賢、趙金鼎、劉錫齡、錢芷若、周相謀、王衛耻、趙來龍、陳錫麟、潘其江、尹惠和等三十二學長。

考取西南聯合大學的：饒谷懷、徐汝楫、汪理、沈宗執、唐盛鎬、沈玉明、彭坤元、呂新民、林秀清、趙蓉芬、倪躍鵬、黃樾等十二學長。  
考取西北聯合大學的：王蔚瀛、杜澤生、文國隆、潘大熙等四學長。

考取武漢大學的：彭啓平、莫家慶、余德傳、吳泰選、湯人黎、楊平、董有淦、何天街等八學長。

考取中山大學的：李濟川、譚志曾、刁星保、謝溥恩、霍帶培、賀鹿萃、李衍元諸學長和我共八人。

考取浙江大學的：凌大曾、唐仁民、賀其治、易祚傳四學長。

考取湖南大學的：王霖、曹國和、張遠謀三學長。

考取雲南大學的：項維漢、楊文藻、李祥鳳、朱松齡四學長。

考取東北大學的：汪乾綽、汪新略、王長仁三學長。

考取中正醫學院的：吳國良學長。  
考取交通大學唐山工程學院的：鄭容宜、魏泉印兩學長。

考取西北工學院的：楊璞、楊俊兩學長。  
考取國立師範學院的：徐恩宏、阮學文兩學長。

考取江蘇醫學院的：毛鍾瑜、任熙雅兩學長。

考取重慶大學的：程淑德、馮蔚國、甘若思、胡永昌、錢正聲、李興宙等六學長。

總計考取以上十五所大學的，共爲九十二人，另有梁聲泰學長等七、八位原已在其他大學讀完一年級，亦於是年考入政大十期就讀。所以就第十期而論，全部新生一百九十多人，其中有讀其他大學的機會而自願選讀政校的，佔了一半以上。

何以有這麼多入願意放棄其他大學而選讀政校呢？這因爲政校是國民黨中央爲培植革命幹部從事國家建設而創辦的一所學校；自開辦以來，即爲全國有志於革命報國的青年所嚮往。民國二十六年抗日戰事發生，全國力量都匯集在國民黨和民族領袖蔣公領導之下從事偉大的民族戰爭，青年們熱血沸騰，都願意有較多較直接的報國機會。政校爲國民黨中央所主辦，且由國民黨領袖兼任校長，有志報國的青年，當然都希望有機會進入政校接受革命薰陶。

這不僅是我個人選讀政校的看法，同窗們有同樣看法的一定不少。我在母校修讀四年之後，不但證實我的看法不錯，且覺得我感受到的，比入學前想像中的更好些；我收獲到的，也比預期的更多些。

## 政校的花灘溪時代

政校成立迄今五十年，設在重慶南郊巴縣的時間約有八年，有人把這八年稱爲政校的「小溫泉時代」或「南溫泉時代」，我認把它稱爲「花灘溪時代」，更能涵蓋當年政校的規模。

政校於民國二十七年七月遷至重慶，至三十五年四月再度遷回南京。這八年間，政校的學制頗爲複雜，教學單位亦多，其分佈情形，有如下述：

(一)校本部及大學部各學系設在小溫泉新建校區。最先在小溫泉上課的是大學部第八期、第九期、第十期，同學共約四百多人。大學部這三期部分設行政、外交、法律、財政、經濟、教育、新聞等七學系，各系修業四年，課程與其他大學的相差不多。二十八年和二十九年因計劃改制，這兩年大學部停止招生。至三十年夏恢復招生，自第十一期起，改設法政、外交、經濟三學系，後於三十二年第十三期起，增設地政、新聞兩學系，共爲五學系。（中央於民國二十八年春開辦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初期也在小溫泉共用政

校校舍，後來才遷至重慶市區浮圖關。）

(二)專修部各班設於南溫泉仙女洞。先後辦有新聞事業專修班、新聞專修科、地政專修科、會計專修科、統計專修科、語文專修科、邊政專修科、邊疆教育行政專修班等。其中新聞事業專修班甲組（由新聞事業保送）修業半年，乙組（大學畢業或肄業而從事新聞工作）修業一年，邊政專修科修業三年，其餘各科、班均修業兩年。

(三)公務員訓練部設高等科和普通科，分別辦理高等考試和普通考試及格人員的訓練。高等科

和普通科初期均設於南溫泉仙女洞，後來普通科遷至小溫泉上課。

(四)地政、計政、合作三個學院，其性質與其他大學的研究所相似，但畢業時未授碩士學位。遷渝後計政學院停辦，地政學院和合作學院仍繼續辦了幾期，在白鶴林上課。此外，政校有一個專門從事研究工作的研究部，也同設於白鶴林。至於民國三十二年與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合辦的新聞學院，學生人數少，設於中央宣傳部國際宣傳處內。

(五)專為培植邊疆青年而附設於政校的邊疆學校（相當於高中至專科程度），設於界石場。

畢業或入學的校友有三千多人，分別是：

(1)大學部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及第十二共五期，另第十三至第十五期在小溫泉入學，在南京畢業。

(2)新聞事業專修班甲組第一及第二兩期、乙組一期，新聞專修科第一及第二兩期，地政專修科第一至第四期，統計專修科第一及第二兩期，語文專修科第一及第二兩期，會計專修科、邊政專修科、邊疆教育行政專修班各一期。

(3)高等科第一至第十期，普通科第一至第六期。  
(4)地政學院第七及第八兩期，合作學院第二及第三兩期，新聞學院第一及第二兩期。  
(5)邊疆學校高中部第三至第五期。

在這一時期裏，先後擔任教育長的師長是陳果夫先生、張道藩先生、程天放先生。先後主持教務處的師長是周炳琳、張道藩、王鳳喈、張忠道諸先生；主持訓導處的是羅震天、蔣志澄、張道藩、李錫恩、賀其榮、張子揚、徐志明諸先生；主持總務處的是溫晉城、蔣志澄、張淵揚、劉覺民、朱建民諸先生；主持研究部的是劉振東、薩孟武、張金鑑、陳石孚諸先生；主持畢業生指導部的是余井塘、薩孟武、王德溥、張金鑑、周異斌諸先生。

至於領導教學單位的師長，因變動較多，未能全部記憶，就我在學期間所知的，是：大學部行政系薩孟武先生，外交系徐謨先生，法律系梅仲協先生，財政系尹文敬先生，經濟系趙蘭坪先生，教育系王鳳喈先生，新聞系馬星野先生；高



小溫泉政大校慶 蔣兼校長介公蒞校致訓，巡視校區時留影。

等科張忠道先生，普通科但蔭孫先生，地政學院蕭錚先生，合作學院壽勉成先生。

## 藏修遊息的環境

抗戰時期重慶近郊大專學校林立，其間以沙坪壩磁器口一帶較為集中，有文化區之稱。政校設於南郊小溫泉、南溫泉、白鶴林，自成一局，未與其他學校比鄰，環境幽靜，且背山面水，風景宜人，是一個藏修遊息的好地方。

政校當時有一個代號，稱為「天興福米店」，地址是「四川省巴縣南溫泉一百號」。這是專為掩護同學對淪陷區或戰區親友通訊而定的名稱，實際上和米業毫無關係。我在校時曾聽過這樣的一個真實故事：有一位同學的家長從戰區到了重慶，以為他的兒子真的住在天興福米店，便來南溫泉市區找他的兒子，非但沒有找到天興福米店，連一百號的門牌也沒有，最後還是講明了是在中央政校讀書的，才找到他的兒子。

由重慶儲奇門渡江到對岸的海棠溪，沿公路南行約二十多里，便到達堤坎。這是人工築成的石堤，用以阻蓄溪水，便於上游行舟。溪水溢過堤岸，即懸空奔瀉，成為飛瀑。從堤坎走過浮橋，對岸有一大片背山面水的坡地，便是政校小溫泉校區。

小溫泉校舍係依山坡地形分層次建造，教室、圖書館、辦公室、禮堂、飯館及大操場等在中間地帶，宿舍在上坡，臨溪流的下坡則為球場、合作社、郵政局、電信局、游泳池、溫泉浴室、洗衣房、理髮室等。此處房舍雖係新建，但除

了大禮堂之外，都是以木料為房架、竹篾灰泥為牆壁、茅草為屋頂，外表談不上美麗壯觀，實用上亦僅可以遮烈日蔽風雨而已。但因附近山明水秀，天然風景優美，且花木配置得宜，又有瀑布和溫泉游泳池；在這樣的環境中藏修遊息，感受大自然陶冶的益處，實勝於華麗的居室。

從小溫泉校區到南溫泉校區，水路有一道花灘溪，經常有校船來往其間。花溪兩岸大部份是峭壁懸崖，怪石嶙峋，或間以雜樹野花，弱柳細竹，泛舟其中，頗似三峽風光，而自水波盪漾中看兩岸景物的倒影，更饒情趣。水路之外，陸上亦有小路可通。這條小路有幾處是廻旋曲折，繞山而行；有幾處又是淺草平沙，傍溪而過。沿途山腰間有房屋數十幢，大部份係母校師長的住宅。政校師生在那幾年間，除了上課之外，花灘溪畔是留下足跡最多的地方。

南溫泉校區以仙女洞為中心，係就原四川省立高級工業學校校舍酌加修葺而成。仙女洞由天然岩石構成，洞中有瀑布懸空而下，泉聲潺潺，雖在盛夏，亦涼透心脾。聞說仙女洞與小溫泉之神仙洞相通，並且還流傳着神話般的故事。我們在校數年，還沒有那一位同學有探險的勇氣來證實兩洞是否相通。教育長陳果老認為這兩洞的名稱有點迷信，乃將仙女洞改為宣義洞，神仙洞改為成全洞。當年敵機肆虐，空襲頻仍，有時一日數起。每週警報，全校師生和附近居民，都以這兩個天然的防空洞為隱身之所。

南溫泉至白鶴林，有一段路可通汽車，另一段則為只可步行的崎嶇山徑。中途有一處叫虎嘯

口，聞說係因附近的松濤瀑布聲音有如虎嘯而得名。虎嘯口是岩石和小溪構成的山丘，白鶴林則是一片平曠曠野，在阡陌之間矗立古木參天，因昔日常有白鶴聚居林中，故名為白鶴林。而今白鶴早已消聲匿跡，常在林間漫步的是一羣「黃鶴」（我們身穿黃色制服）。我們生活起居用的房舍是租自民間的大祠堂，始業教育上課用的大講堂則是「頭頂禾草」「腳踏實地」的竹棚。

在小溫泉校本部有兩個「禁地」，一個是校長官邸，一個是女生宿舍，這兩處只有逢慶典時局部開放參觀。女生宿舍在男生宿舍與教室之間的大路上，雖是每天上下課必經之地，但我們走過時，只是側目而觀其表，很少有實地參觀的機會。

學校當局對於同學的健康非常關切，校內設有相當完善的醫務所，醫療設備齊全，還有二十多張病床，以備患重病的師生留所醫治。我期同學中有好幾位患肋膜炎、盲腸炎等病，都是在醫務所開刀治癒的。教育長陳果老師鑒於後方西藥缺乏，還抽暇指導醫務所研製幾種中藥，用以治療痢疾和瘧疾，功效很好。他認為健康的保養和疾病的預防最為重要，所以他又利用假期和我們講述保健衛生的方法，將幾十年研究體驗的心得傳授給我們。後來他手訂「衛生之道」，倡導「衛生的十大原則」——浴日光、暢空氣、慎飲食、重整潔、勤勞動、善休息、適環境、正思慮、調七情、節嗜慾，就是對我們十幾次講話的紀錄稿。我在這樣的環境中度過四年大學生活，不但增進了學問知識，對於陶冶性情和鍛鍊身體，亦獲益不少。